

中國書局

輝煌時代

兩京繁華

石濤
劉傑——著



NLIC2970842367

內書中區

輝煌時代

兩京繁華

石濤
劉傑——著



NLIC2970842367

由國學大師以深入淺出的手法 精心編寫的中華傳統文化通識讀物

《文史中國》叢書共38本，分為四個系列：“文化簡史”（10本）、“世界的中國”（10本）、“中華意象”（8本）、“輝煌時代”（10本）。四個系列互相聯繫，同時又自成體系，為讀者多視角多側面地展示中華文明。

“輝煌時代”系列介紹並分析了中國五千年歷史上十個輝煌的時代。

《兩京繁華》

本書從城市發展、工商繁榮、文化昌盛、科技進步等角度，扼要地勾勒出中國古代社會輝煌時期的兩宋時代的概貌，介紹了宋代政治、經濟、文化、市井生活最為突出的特點，融知識性、趣味性於一體，有很強的可讀性。

ISBN 978-988-15882-2-7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HK\$ 52.00

中國書畫 輝煌時代

兩京繁華

石濤 劉傑 著



NLIC2970842367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Hong Kong Open Page Publishing Co., Ltd.

責任編輯 海 帆
裝幀設計 彭若東 閔 鵬
責任校對 江蓉甬
排 版 潘斯麗
印 務 馮政光

書 名 兩京繁華
叢 書 名 文史中國
作 者 石濤 劉傑
出 版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Hong Kong Open Page Publishing Co., Ltd.
香港鯗魚涌英皇道 1065 號東達中心 1304 室
<http://www.hkopenpage.com>
香港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3 字樓
印 刷 中華商務聯合印刷（廣東）有限公司
深圳市龍崗區平湖鎮春湖工業區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版 次 2012 年 4 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 格 32 開（140mm×203mm）128 面
國際書號 ISBN 978-988-15882-2-7
© 2012 Hong Kong Open Page Publishing Co., Ltd.
Published in Hong Kong

本書由北京中華書局、上海古籍出版社授權本公司在中國內地以外地區出版發行。

目 錄

引 言	7
第一章 喧囂的京華	11
艱難抉擇	12
六街燈火麗昇平	19
倉廩殷實	41
第二章 日煎紅浪沸工商	47
溝通貨賄	47
富可敵國	52
能工巧匠	62
第三章 武化偃兮文化昌	69
自由說經	69
古文運動	79
詞學巔峰	86
市民文學	89
筆端山水	91

第四章 精思奪天造	103
發明與應用	104
天文數術	109
醫者仁心	114
深入閱讀	125

引言

“燒餅、菜餅、豬胰胡餅，瓠羹、頭羹、百味好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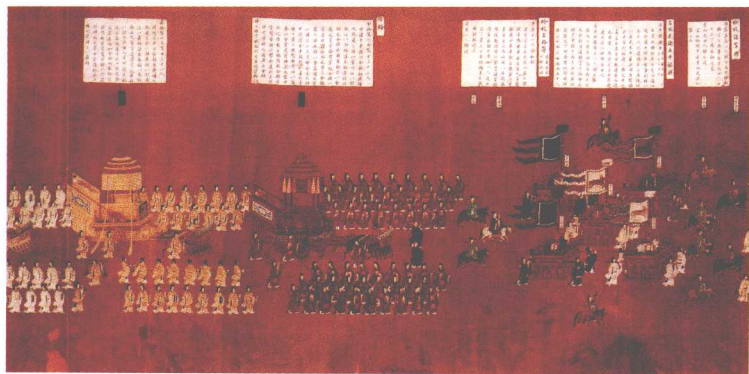
一聲清脆的吆喝聲，劃破汴梁城清晨的寂靜。兩三個小時前才散去的夜市，轉眼便又熱鬧起來。潘樓東，十字街以北，馬行街上的店舖老闆們，幾乎是連軸轉忙碌了一整天，這時候打著哈欠、伸著懶腰，強撐著精神，又開始了新一天的辛勤勞作。東京繁忙的一天開始了。

這就是北宋東京汴梁城生活的真實寫照。

倘若時空能不受限制地轉到南宋淳熙年間，幾乎是同樣時間的天交四更時分，遍佈在臨安城各坊巷的寺觀中，僧人們便已敲響了晨鐘。庵舍裡的行者頭陀，聞聽鐘聲而起，開始打著鐵板木魚，口中念念有詞地執行沿街報曉的值事營生。他們是行走中的“天氣預報員”。

這時候，御街前的店舖也在寺觀的晨鐘聲中次第開張，叫賣著早點。古代京都市井的繁華，恐怕要遠遠超出人們的想像！即便是現如今人口達千萬之巨的繁華都市，想來也不過如此。

中國歷史上，由北宋而南宋，因外族入侵而導致的中原變故不可小覷，而京都繁華的景象，卻生生地如出一轍，難怪南宋詩人林升會略有貶義地稱之為“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了。



北宋《大駕鹵簿圖》局部

中國歷史上的北宋、南宋這“兩宋”時期，經濟昌達，文化繁榮，是中國古代社會發展史上難得的高峰階段。

唐代中後期發生的“安史之亂”，客觀上使得中國的社會、政治制度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而“兩稅法”的實施，則改變了帝制中國舊有的“均田制”和“租庸調制”，從而引起了從經濟制度到軍事制度，從訓詁考據到自由說經，從文化形式到審美觀念等一系列的社會變革，例如，源自北朝時期的城市“坊市”制度，在晚唐已遭到很大程度的破壞。因此，北宋時期商業貿易可以遍佈城市的每一個角落，且買賣交易晝夜不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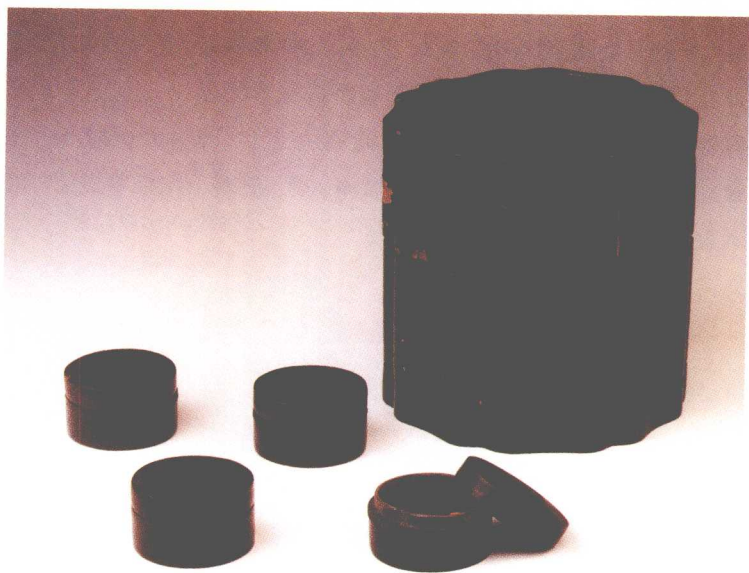
那時候，吃罷晚飯出來逛街的人們，可以隨興四處遊走，或購物，或招呼一二好友前往茶樓酒肆徹夜敘談。

當一次歡暢淋漓的京城街區遊覽結束後，熱情一時揮散不去的汴梁城的居民們，也許會吆喝著擁到京城之內他們所熟悉的某個巷

子裡的小酒館“續攤”。幾個人乃至幾十個人，便開始在酒酣耳熱中激烈辯論著前朝的是非功過，或是回憶吉光片羽的斯人、斯事、斯地——那會是一種別樣的感受。

熙熙攘攘的人群，要到天明時分方肯散去。

客人走後，茶樓酒肆的店老闆、店小二們，稍睡片刻便繼續開市做買賣，沒有任何營業時間的限制和所謂宵禁制度——即便是北宋與外族軍事作戰的失利，都無法掩蓋這種市井笙歌所折射出的社會經濟的繁榮！火樹銀花的汴梁城內，從早到晚一派繁華氣象，昭示著兩宋迷人的韻味。



宋代漆奩

【第一章】

喧囂的京華

今天的開封城，春秋時期為“儀邑”，後來成為北宋的都城。南宋都城臨安，從史料記載上來看，只是南宋皇帝的“行幸”之所，然而這一“行幸”就長達一百五十餘年！北宋開國之初，定都汴梁並非草率之舉，南宋定都臨安也有其特定的背景和原因。

兩宋都城——汴梁與臨安——不僅是宋代政治、文化的中心，也是商業貿易最繁榮、各類人才薈萃的地方。

汴梁，即今河南開封。開封最早叫“啟封”，本是春秋時期鄭莊公修築的儲糧倉城，取“啟拓封疆”之意。漢景帝時，為避景帝劉啟之諱，將“啟封”改名為“開封”。到了五代時期，後梁、後晉、後漢、後周這四朝相繼定都於此，號稱“東京”。公元960年趙匡胤通過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後，也決定建都東京，於是設置了“開封府”。

臨安，即今浙江杭州。說它是南宋的都城，其實多少是有些爭議的。事實上，杭州從來沒有成為任何正統王朝的正式都城，包括南宋。《宋史·地理志》是這樣記載的：“行在所。建炎三年閏八月，高宗自建康如臨安，以州治為行宮。”由於戰爭失利而不得不南遷的宋人，不管是出於自尊心，還是出於打算收復舊地的考量，都仍以汴梁為京師。“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說法，也正從一個側面說明了這一問題。再者，南宋王朝的建立者宋高宗趙構稱帝的地方是南京（今河南商丘），後來雖然把臨安作為了全國政治中心，但並沒有舉行遷都儀式，所以商丘才是南宋法律意義上的都城。也就是說，臨安只是南宋皇帝臨時“行幸”的地方，因此才“宮室制度皆從簡省，不尚華飾”。然而，這一“行幸”，就長達一百五十餘年！

艱難抉擇

東京汴梁

公元 960 年，行伍出身的後周殿前都點檢趙匡胤，趁後周恭帝年幼，決定另立山頭、改朝換代。為了保證奪權行動的順利實施，趙匡胤先是精心策劃了“契丹南下”的虛假情報，自己堂而皇之地率領中軍從後周都城開封向北進發。當朝廷派出的先鋒官慕容延釗的前軍剛剛渡過黃河的時候，趙匡胤的中軍也

到達了陳橋驛。這樣，即便慕容延釗有心保衛後周，要再行南渡也有點措手不及了。隨後，一場蓄謀已久的篡權行動正式開場。趙匡胤的弟弟趙匡義和歸德軍掌書記趙普授意將士們把黃袍披在趙匡胤身上，擁立他為皇帝。隨後，趙匡胤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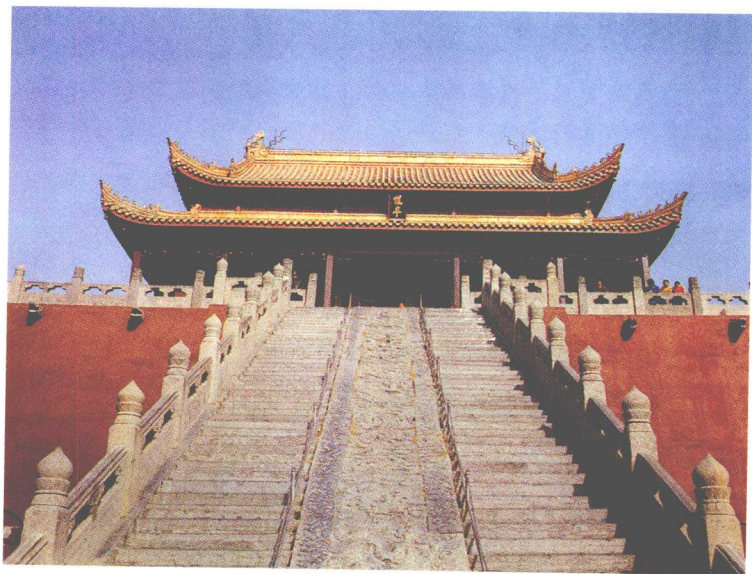


宋太祖像

正月初四率軍回師開封逼迫恭帝禪位，輕而易舉地奪取了後周政權，改國號為宋，建立了趙宋王朝，都城仍是東京汴梁。

北宋定都汴梁應該說也是經過深思熟慮的。首先，汴梁位居中原，京杭大運河經此地入江淮，是控扼南北水路交通的咽喉重地。此時，全國的經濟重心已經南移到江南地區。如果要保證中央龐大的官僚階層以及軍隊的給養，就必須把都城定在一個交通方便，適於南糧北運的地方。而汴梁正好符合這一要求。

其次，汴梁的城市形制比較完整。汴梁因其便利的交通、重要的地理位置，在隋唐時期已經獲得了很大發展。到了五代時期，梁、晉、漢、周四個政權又都定都於此。經過歷代帝王的



北宋皇宮遺址龍亭（亭為清代所建）

悉心經營，城市規模已漸趨宏大。特別是周世宗柴榮，對汴梁城進行了進一步的修建，修築外城，使汴梁擁有了三重城牆，城高池深，守備完善。城內的建築也規整有序，道路寬闊，商業繁榮，頗具帝都風範。而此時的長安和洛陽，卻由於連年戰亂而遭受了極大的破壞。大宋王朝選這兒作為都城，應該是最好的選擇。

第三，雖然汴梁位居中原，四周無山川之險，不利於守，但從另一方面來說，這種形勢卻非常有利於縱橫捭闔，控制大局。汴梁位居攻防要樞，無論南下還是北上，都進退自由，利兵利戰。

再者，北宋建立之初，最主要的任務是平定南北，實現統一，戰略上是攻勢而非守勢，因此，定都汴梁也是明智的選擇。

第四，追隨趙匡胤起家的文臣武將大多為後周舊臣，他們在汴梁安居多年，產業豐厚，定都汴梁符合多數大臣的心願，甚至可以說是順應民心之舉，對於保持新政權的穩定具有重要意義。也正因為如此，當十六年後，趙匡胤想把都城遷到他的出生地洛陽時，遭到了朝中大臣的強烈反對，最後不得不對這種強大的習慣勢力作出妥協。

然而，也正是這種妥協，為汴梁城帶來空前的繁榮與鼎盛，掀開了歷史上最為輝煌的一頁！

行在臨安

“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

靖康二年（1127）二月，汴梁城陷落，曾經繁華的都城被入侵的金兵洗劫一空。徽、欽二帝，連同宮室后妃、皇子公主、宗室、宦官，以及文武大臣、技工、藝人等三千餘人被擄往北方——這就是“靖康之難”。

同年五月，宋徽宗的第九子康王趙構，在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稱帝，建立南宋政權，定年號為“建炎”，這便是南宋第一個皇帝——宋高宗。即位的高宗在金兵的追擊下不斷南逃，從揚州到鎮江，再到杭州。建炎三年（1129）二月，高宗將杭州改



宋高宗像

為自己的行宮。在杭州沒安穩幾個月，高宗一行即因宋軍的敗退而再次南逃，甚至被逼到海邊，無路可退，只好把南宋朝廷裝入船內下海逃難。

遺憾的是，輾轉流離的艱難並沒有磨礪出高宗的意志，反而讓他對動盪的生活心有餘悸。抗金軍民的浴血奮戰讓他內心更加不安，生怕一個閃失，也會遭到父兄一般的命運，被擄至北方任人羞辱。因此，南宋軍民以殊死抵

抗贏來的對峙局面，就像一根救命的稻草，被高宗緊緊攥在手裡，哪裡還顧得上收復家園呢！

時局稍稍穩定之後，落腳地的討論隨之被提上日程。群臣的意見傾向於定都建康（今南京），因為那裡不僅財力雄厚，且有大江固守，最重要的是可以“漸圖恢復”。對封建士大夫來說，失地是最不能讓人容忍的恥辱。北宋一直未能收復幽雲十六州，已經讓士大夫們耿耿於懷。如今，皇帝都被擄走了，昔日繁華的京師處於金兵的鐵蹄之下，遙望故國家園，情何以堪？北